

往事雜憶

(本文插圖刊第頁92)

閻錫山與蔣介石

●鄧

啓(前華西大學、清華大學、台北工專教授)

派我駐蓉聯絡各方

我生平喜愛研究歷史，在大學教書也開歷史課程，尤其喜歡研究歷代的政治人物。每一個政治人物的作為，對當時的政治，或多或少會有影響，古代如此，現代也如此。即以此追隨過的幾位長官來看，他們的領導作風，都對當時局勢發生過影響。

我追隨過的幾位長官：一、閻前行政院長錫山，二、張前行政院長羣，三、賈前考試院長景德。我追隨閻錫山時，他是太原綏靖公署主任，中日戰起，又兼第二戰區司令長官，我於民國二十五年夏天大學剛畢業，因在天津大公報發表過幾篇討論時局的文章，如「讀『蘇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頁及其教訓』請教丁文江」，引起一場論戰，胡適是主將，和我的論點差不多，繼而有徐逸樵、陳紹禹、康生等紛紛附和。如「國共問題解決的大路」，那時國共問題使識者憂心，此文引起各方面注意。閻錫山看到立即召見我，延我到

太原綏靖公署服務，最初予以同中校秘書名義，派我在南辦公廳襄助賈秘書長景德(字煜如——政府選臺後曾任考試院長)處理軍政文案。翌年

升同上校，民國二十六年中日戰爭爆發，我升為少將參事，奉派為駐四川成都的代表，任務是與川、康、渝軍政各方面及各黨派做聯絡協調工作。行前我請閻錫山指示，他說：「應協調各方，擁護中央，疏解隔閡，團結對外。至於用何方法，你便宜行事好了。」

我以一個年僅二十幾歲的青年，閻氏如此信任，此所以他的部下多樂於效命，這是閻的領導作風之一。

我到蓉、渝後，立即展開與各方面接觸，如：鄧錫侯、潘文華(二人時為川康綏靖公署正副主任)，劉文輝(先是川康邊防總指揮，後任西康省政府主席)，張羣(四川省政府主席兼軍委會委員長成都行轅主任)，孔祥熙(行政院副院長兼四行兩局總裁)，李璜(青年黨領袖之一)，楊永浚(西康省政府秘書長——青年黨高幹)

，周恩來(政府遷渝後曾任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——實際是共產黨總代表)，張君勱(民社黨領袖)，王若飛(共產黨高幹——後因飛機失事逝世)，曾琦(青年黨領袖——中日戰起滯居香港，後由我電請閻錫山派人經陷區接回成都)，張瀾(民初曾任四川省長，為五老七賢之一，其後為民主同盟領導人之一)，陳布雷(為蔣介石委員長文膽，時任侍從室主任)，陳公博(曾任國民黨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)，周佛海(先追隨蔣介石，後倒向汪精衛)，陶希聖(先追隨汪精衛，後反正為蔣介石的文案)等，我常駐成都，有時赴渝，在蓉因公務關係，與張羣接觸較多，頗為投契，他特聘我為成都行轅少將參議。有一次張瀾編印一指責中央不民主的小冊子，污辱蔣介石，分寄各方，我接到一冊。翌晨我見張羣，提及此事，我問張看到沒？他說：「看到了。」我說此事出在成都，岳公(張羣字岳軍)如何處理？他微笑說：「我不會下令扣發，張表方(張瀾別號)希望引起事故，他好告洋狀。」(意指美

使館）他又說：「你知道張瀾的過去嗎？他是流亡政府的鼻祖，民初他被逐逃到北京，竟在寓所懸一四川省政府的牌子，其人做風的無恥，可想而知了。」我聽後大笑。

與日斡旋政治技巧

民國三十三年秋，某天清晨行轅秘書長劉壽朋電我，說張羣有急事約見我，我立刻趕到。張神情嚴肅地問我：「閻先生（錫山）前天與日本某大將在安平（晉西山上——小地名）開會，日寇飛機昨飛重慶上空散發開會情形，說閻錫山可能與汪精衛政權合作。你知道嗎？」我聽後吃了一驚，旋即答道：「岳公！據我揣想，閻先生或與日本人虛與委蛇，決不會公然做漢奸，閻先生歷經世變，如對袁世凱，即為一例。閻先生被日寇圍困，處境艱難，也許是他的政治技巧，等一二日即可明朗。」張羣聽後，忽然微笑說：「你答的好。」第二天劉壽朋電我說：「昨天閻先生已致電蔣介石委員長，果然是政治技巧。」諸如此類，張羣為人穩健細心，遇事能明辨是非，此所以能為蔣介石的得力元輔，化解隔閡，弼成一代之治。

後來始知尚有一危險插曲，那時戴笠久已注意我，知我與各方面聯絡，頗有疑慮，正擬對我不利，幸經我友徐中齊為之解說，始未動手，徐時任重慶市警察局長。真够險啊！

賈景德早年是閻錫山的秘書長，中日戰起他是閻的駐渝總代表，我追隨他久，他舊學湛深，是甲辰進士，從政經驗豐富。記得我到綏署上班

的第三天，他忽面告我：「你替總司令（指閻錫山——晉人早年如此稱閻）擬一覆李宗仁的電文。」那時正值李宗仁通電反抗中央，雙方戰事一觸即發。我說：「怎樣復法？」他說：「你設身處地好了，如果你是總司令，應如何覆。」於是我斟酌大勢，認為我國決不該再有內戰，勸李宗仁顧念強鄰虎視，應以團結合作，共禦外侮為是。記得文中有「天生李晟，原為社稷，民望僕射，有如父兄」之語，如此勉之，翌日送呈。賈景德閱後說：「好！你有如此胸懷，看法不錯。」立即拍發。有一次賈景德談到政治，他說：「政治大部分是庶務，庶政辦不好，談何政治？」又說：「有些人常以民主與憲政為口頭禪，民主與憲政固然不錯，但要能真正實行才是，最怕掛羊頭，賣狗肉，民國初年也選過些豬仔議員，就是一例。」

今天想起閻、張、賈三人的作風，閻是識人而用之唯專，張是料事能明辨是非，賈是論政精到，一針見血。尤可佩的，是閻錫山遇有重大事件發生，能立做決定，指示如何應付，不似今日有些領導者遇事優柔寡斷，往往失掉時機。

西安事變驚痛無似

記得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，張學良和楊虎城突然將蔣介石委員長扣在西安，世稱西安事變。張楊當夜電達閻錫山，稱係勸請蔣介石容共合作，一致對外。閻錫山立即召集軍政要員商討，有趙戴文、賈景德、徐永昌、朱綬光、楊愛源、孫楚、周玘、王靖國、趙承綬等，當時傳作

義任綏遠省主席，未出席。閻錫山首先指出：「此事幕後必為共產黨指使，漢卿、虎城是個傀儡。」立即急電致張楊，文曰：

來電均誦悉。環讀再三，驚痛無似。

弟有四個問題，質諸兄等：第一、兄等將何以善其後乎？第二、兄等此舉，增加抗戰力量乎？減少抗戰力量乎？第三、移內戰為對外戰爭乎？抑移對外戰爭為內戰乎？第四、兄等能保不演成國內極端殘殺乎？前在洛陽時，漢兄（指張學良）曾泣涕而道，以為介公有救國之決心。今兄等是否以救國之熱心，成為危國之行爲乎？記曾勸漢兄云：今日國家危險極矣，不治之爭論，結果於國不利，當徐圖商洽。不治之爭論尚且不利國家，兄等行此斷然之行爲，增加國人之憂慮，弟為國家、為民族、為兄等，動無限之悲痛。請兄等亮察，善自為之！（按此電由賈秘書長景德起草，文情並茂，傳誦一時。）

一面派趙戴文、傅作義、趙丕廉（時任閻駐京代表）三人赴西安營救蔣介石。惟因傳在綏遠，趙丕廉在南京，候聚同去須時延期。後來證明這一驚天動地的事件，果然是中共幕後導演，這是我親自聽到閻錫山的見解。

安居樂業晉民愛戴

談到閻錫山治晉三十八年，約略言之，一、

發展輕重工業，產品自給自足，不需外求，且建有兵工廠，武器可自製自用。二、嚴禁省民煙、賭、賊、欺，煙指吸鴉片，賭指賭博，犯者重罰。賊指貪污，任何人貪污，輕則重罪，重則鎗決。欺指欺騙長官，例判重刑。三、山西省的賦稅很輕，房地每年只徵地丁稅，買賣房屋有契稅均甚輕，無其他捐稅。從未聽過所謂增值稅、遺產稅、贈與稅、所得稅、綜合所得稅……等名目。四、當時晉省各縣市，從未聞有搶案發生，人民如有爭訟事件，必須先經息訟會調解（各縣鄉鎮均有息訟會），請調不成才送法院，法官判案必須毋枉毋縱，否則省當局依規重辦。山西的警察從不敢營私舞弊，犯則嚴懲。山西的法界與警界很少聽到有受賄或索賄事件，這是當時的概括情形。因此晉民安居樂業，故有模範省之稱。

決定大計迅赴事機

我沒直接追隨過蔣介石委員長，但知蔣先生也有立即決定大計的本領，舉一事為例。當國民黨與在野黨談判合作時，蔣先生希望各黨參加政府，共產黨口是心非。有一次青年黨高層負責人數人謁蔣，談話間提出請將經濟農業兩部長及國府委員二席、行政院政務委員三席昇予青年黨。蔣先生聽後停思數分鐘，忽曰：「好！」立即定案，隔日明令發表。這是青年黨一領袖告我的。可見領袖人才決非平庸之輩可為，必須有決大計的本領，而且要能迅赴事機，此所以蔣介石閣錫山均為他人所不及。

今日知人論政，始知後繼乏人，人與人才識

高下相距甚遠，緬懷二位，使人不勝欽佩！也許有人會問，你上舉數人他們有無短處？我認任何人不免有短處，要在看他的長處能否掩其短；蔣、閻二位的長處已足掩其短，這已是非常人了。

談到閻錫山對國家的貢獻，值得一書的是：民國十九年閻錫山、馮玉祥、李宗仁聯合與蔣介石委員長戰爭，世稱中原大戰，閻馮李合作，可見他們的關係非同泛泛。

可是當民國卅八年李宗仁為代總統，提名閻

錫山出任行政院長，兼國防部長，閻氏最後反與蔣介石總裁合作，將政府由穗遷渝，而成都，最後遷來臺灣，世稱戰鬥內閣，繼續與中共對抗，鄧李宗仁投共與之分道而馳，若非閻氏有此深明大義的決定，蔣總統（時已復行視事）曾公開讚揚稱：「閻院長之功不可沒也。」蔣經國主席亦曾謂「中國國民黨的歷史將被重寫」（時任國民黨主席）其意皆指若無閻氏此一決定，臺灣也許早已落入中共手中。這是閻錫山生平最值得國人懷念的事。

中外文庫

之二十二

同光風雲錄

邵鏡人教授著

定價台幣 180 元

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，始自曾國藩，殿以袁世凱，共錄

曾國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駱秉章、沈葆楨、李鴻章、鮑超、曾國荃、郭嵩燾、劉銘傳、岑毓英、聶士成、劉坤一、劉永福、馮子材、唐景崧、端方、張之洞、翁同龢、黃遵憲、譚嗣同、唐才常、秋瑾、丘逢甲、容闈、詹天佑、王闔運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章炳麟、嚴復、蘇玄瑛、劉師培、王國維、張謇、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，定價壹佰捌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——二號聖文書局。